# 遲川集 八

行狀 附碑誌

#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 行狀

奮忠贊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延平府院君李公行狀

公諱貴字玉汝號默齋始祖曰茂以唐中郎將隨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系籍于延安五代祖石亨以文章名世號樗軒錄佐理功臣封延城府院君高祖渾掌令曾祖諱壽長大護軍祖諱蓤早游趙靜庵之門遍歷華顯坐乙巳士禍貶爲楊州牧使官至僉知中樞府事考諱廷華隱德不仕娶安

東權氏青松府使鎔之女生四男三女公即其第
四男也以公之勳考贈補祚功臣領議政延城府
院君妣封貞敬夫人方公之在娠權夫人嘗夢異
人授以玉尺因謂曰汝家當得異兒以此尺藏諸
甕中愼勿開見俄而視之水滿甕中有白龍蟠其
中夫人心異之以丁巳三月初一日生公因以盈
龍爲小字公生二歲而孤隨權夫人流寓南方年
十五還京師始知讀書學文爲擧子業時栗谷李
先生珥牛溪成先生渾相與講明道學爲一代儒
宗公聞而悅之遂委身於栗谷之門飭躬勵行從

事聖賢之學略通大意交遊益廣聲聞始彰兩先
生咸以遠器期之壬午中生員試始遊泮宮自乙
亥以後朝論分而為二前輩為西人後輩為東人
是非不定互相傾軋栗谷甚憂之常主調停之論
癸未後輩論議益激必欲盡斥先輩栗谷獨以為
不可時栗谷方任大司馬寵眷益隆人為後輩所
忌嫉典翰許篈有宿憾於栗谷因時議不悅上劄
誣陷兩司繼發至以誤國目之栗谷既去朝牛溪
痛其受誣上疏求解於是廷議譁然並與牛溪而
攻之朝議洶洶禍且不測公倡言於泮宮與多士數

百人陳章伸辨 宣廟始大悟下教褒奬自此讒
言不得入而 宣廟之待栗谷眷注有加矣始逆
臣汝立師事栗谷假托儒名驟得重望時議欲引
置銓地栗谷止之及栗谷既卒汝立見東人勢張
反附東人詆毁栗谷於筵中公見汝立抵栗谷之
書盛有稱道上疏陳其反覆之狀汝立自言其後
又有絶交書公搜索箱篋書牘又得汝立一書乃
前易簀三日書也力攻東人至有去草不去根必
有後患等語公又陳章上其書 宣廟下教曰汝
立今之邢恕也汝立遂狼狽而遁汝立雖去而東

人之攻栗谷益甚公上疏歷擧栗谷與東人往復
書札明其血誠相告務欲打破朋黨而反為小人
所擠累累數萬言疏入二十有六日 宣廟命招
公詣政院拈疏中説話數款問曰事君無隱古之
道也爾可悉數以對公答以文字不能詳盡請得
面對 宣廟教曰即倉卒不能詳盡可退而書啓
公曰君父有問而不即對非直也即索紙筆時承旨
皆東人欲誣公以不解字故以禿筆給之殆難成畫
有院吏在公後暗投一筆公遂取而書啓 宣廟益
嘉之庚寅拜康陵𠫭奉陵田為宮奴所占公具狀上

聞 宣廟大怒立令刑訊宮奴盡還其所奪之田壬
辰倭變公在康陵聞 宣廟西遷悉埋其祭器哭辭
陵激募義兵赴號召使黃廷彧陣下見其舉措失宜
委之而去追到行在所上疏略曰臣聞宗廟之官死
於宗廟陵寢之官死於陵寢乃人臣之義也臣不能
死於陵寢請加重辟以勵臣節 宣廟察其忠特命
陞職以褒之公又上疏請 上親征大臣呵之公正
色曰國危如此與其坐而待亡曷若親征以決之乎
未幾差三道召募官先是大灘失守官軍逃潰號召
使捕誅逃軍若干人又行文列邑因督家軍皆畏

匿不出公至則以赦文宣布德意其家孥之在囚者悉放之於是軍情咸悅稍稍還集時賊兵彌滿朝廷號令不通民間不知 大駕所在或云已渡龍灣峽中愚氓相聚為盜刼掠官府至於執縛宣傳官奪其標信公先送檄文宣言召募官某率義兵某日當到伊川本縣亦抄軍以待群盜聞之稍稍散去公至縣群盜皆詣公求自效遂脫宣傳於死而還其標信具由聞于 行朝江原京畿之民自此始知有朝廷矣公在安峽巡邊使李鎰在兔山傳聞有尊貴之行由谷山取路而東公曰此必

世子自關西出來也促駕而行夜到兎山直入李
鎰寢所告之故求與偕往迎之鎰怒曰 大朝渡
遼 世子已向江界寧有東出之理終無意往迎
公獨領所募義兵前向谷山果逢 世子之行盖
光海以世子承 大朝監撫之命出向南方而衛
士孤弱道路阻梗 世子甚以為憂及見公大喜
面加慰諭仍賜以退膳公即分饋義兵軍情益喜
世子特陞公尚瑞院直長又褒聞于 大朝遂超
拜工曹佐郎未久有旨召公公到爾川謁見為陳
恢復之策 宣廟甚悅特賜綿紬以褒之大臣啓

差三道宣諭官俄而劉提督接伴使李德馨又請
公為從事時天兵收復平壤追賊到碧蹄反為賊
所敗左次坡州糧運不給體察使柳公成龍憂悶
不知所出公為畫計策乃曉諭逃軍每人運豆五
斗到開城府准役十日者免其罪於是人皆樂趨
果得牛馬三百頭軍人六百名馱負輸豆於軍前約
七百餘石柳公大喜即以公為都摠檢察官幕府
事咸委焉癸巳拜長城縣監時湖南盜賊蜂起古阜
郡守尹先正率六邑官兵與戰大敗賊勢益熾公到
縣抄得精壯號為膽勇軍遇賊猋馳霆奔無不一

當百賊六惧聞膽勇軍至者無不望風駭散遂擒
其渠魁斬之寇患乃平 公遂簡閱邑兵敎以浙法
大葺笠巖山城儲峙糧餉器械以備倭觀察使御
史相繼褒啓賜表裡一襲且 命陞叙冬以差員
入京上疏條陳軍務又請 上親征 宣廟下敎
曰李貴之忠甚可嘉予欲親問而病未能也其令
備邊司擇而施行公遘癘甚危 宣廟遣醫看病
又令內醫院劑藥以救之皆異數也丙申春因事
遆還丁酉倭寇再肆朝廷有去邠之議迫於天將
不敢發 宣廟命世子先奉 廟社以行公時居

安峽聞之大驚亟馳赴之則　世子已到翔寧矣
公見講官閔夢龍責其不能諫止且曰若使朝廷
有人不久將有召還之命盍姑待之仍請面對
世子辭不見遂行公追到兔山伏路左痛哭而退
俄而　召命下世子乃還戊戌天兵滿城大臣以
經費爲憂召公計之公爲陳十餘策即以公爲三道
宣諭官公竭力調度得米豆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
餉已亥自軍器判官還金堤郡守辛丑以體察使
李德馨召募官出巡嶺南時鄭仁弘在陜川負名
驕恣巡察使以下欽避莫敢誰何公聞而惡之比

到安陰邑宰不為出迎公詰其故吏以出待鄭叅
議為對公怒曰候我公也候仁弘私也仁弘何人
乃敢威制守令若是乎遂移文數罪仁弘大怒亦
無奈公何以公牛溪門人嫉其徒文景虎疏斥牛
溪指為奸黨於是 天威震疊一時名士大夫網
打盡矣未幾 宣廟擢仁弘為大司憲公疏陳豪
強十罪疏入不報公因此罷職然眷遇仁弘亦自
此頓衰仁弘失意而歸於是士禍少已仁弘素以
儒得名及公數罪激禍儕友頗歸咎於公及其晩
節釀成倫紀之變人始服公先見癸卯登文科庭

試授刑曹佐郎移授安山郡守郡內有內需司奴
婢皆冒法復戶公執不許奴就訴內需司持小印
文書稱內旨令依前給復公曰苟有上命當自政
院出小印內旨外臣何敢發視遂拒而不納丙午
擢良才道察訪驛有奴婢位田多爲宗戚豪勢所
占公具由狀啓一一按籍推還得奴婢八千口田
四百結驛人至今賴之丁未拜白川郡守移授咸
興判官戊申　宣廟賓天朴楗以光海外戚首拜
言官人情咸駭公適因事入京上疏切諫光海素
知公忠優容而不之罪庚戌拜肅川府使辛亥陞

通政壬子丁外艱廬墓側時主昏日甚奸宄交搆兩宮衅成猜狠癸丑國舅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被誣遠竄元海擬以極刑漢陰李公德馨白沙李公恒福俱在相位心悶其寃而不敢救公乃移書漢陰曰禍及國舅若 慈殿何不救延興之死則雖欲力遏廢論無及矣漢陰荅曰事勢不便奈何公又以書爭之曰自古弑父與君皆出於事勢之不便漢陰嘆息而不能從盖其時諸公相議以為若死於國舅王子則他日廢母之論誰復爭之者遂隱忍在朝及延興大君相繼死而廢母之論起兩相

爭之不能救俱得罪以去甲寅執義朴梓以公曾
斥仁弘請置之罪光海命推考公於緘辭歷擧奸
兇過惡多至萬餘言因請就獄辨白當事者惡之
寢不以聞丙辰海州牧使崔沂爲人誣告將下獄
親舊不敢省視公往見之因得罪配伊川廢母之
論始於癸丑而因人心不服久而未發及戊午正
人斥逐殆盡賊臣爾瞻賚百官庭請去 大妃號
謂之西宮錮閉宮門內外不通光海意猶未滿必
欲加以不測於是許筠白大珩等希光海意欲因
儺禮作亂事未成而以他罪死民間相傳 大妃已

不諱人無不扼腕流涕者時公在謫無聊常往來溪山得一奇石名之曰龍岩嘗題一絶曰吁嗟龍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慇懃三顧豈無時其子時白和之公見而喜之曰可謂父子知心遂與時白及其弟時昉密有扶 宗社之志己未因赦放還壬戌自高陽農舍還京寓居西門外遭内閣之喪令平城府院君申景禛適來吊語及時事一言相契即招時白與定計議盖申公與昇平府院君金瑬完豐府院君李曙綾城府院君具宏諸公先已有此計而未敢發至是約始

定矣完豐時爲長端府使養兵待時是秋公適拜平山府使引平城爲中軍與完豐合謀舉事期日已定會有泄其謀者兩司請拿問公充海疑不信只令罷職臺論猶不止公將待命京中路過長端之赤壁顧謂二子曰昔蘇洵與其子軾轍過岳陽橋曰率天下文章過此橋吾今與天下節義二子過此地豈不優於蘇家父子之文章乎公之赴平山鳴吉亦與其謀及聞謀泄懼甚終夜不能安枕馳入京見公于城西第公隱几而臥令婢子梳頭言笑自若鳴吉之心始少安矣時禍機方急賴有行計

宮中者以故事得已新豐君張維適到京聞諒處
有士林大禍詣公第勸公速還鄉庄公以義責之
新豐遂大悟時大將李興立將禁兵而與時相朴
承宗爲姻家諸公憚之不敢輕擧新豐之弟令巡
察使紳爲興立贅婿公因勸新豐令喩以義理興
立慨然許之新豐回報公大喜起拜謝之遂令興
立爲手書約長湍起兵而興立爲內應約旣定公
先到弘濟院會有上變者諸公因此多後期衆情
疑懼公意氣自如部勒軍兵以待諸公畢會奉
主上由彰義門以入禁兵皆棄仗來歸曰民生自

此活矣即癸亥三月十三日也時光海在昌德宮
而幽　大妃於貞陵洞行宮即所謂西宮也始諸
公相議曰西宮湫隘難容人衆恐不能無生得失
不如奉徙昌德宮以定位號公獨曰此事光明正
大寧有別慮且　主上不躬請而使人奉迎於理
有違不如留兵昌德宮而　主上親詣西宮問安
仍請復位於正殿數光海罪而廢之如昌邑故事
可也諸公不以爲然是日公承　命與都承旨李
德泂備儀物如西宮奉迎　大妃不許公使其子
時白白　上上即命駕詣西宮問安　大妃遂下

冊立之命翌日拜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前
事諸公議定大將公自以年老而昇平有威名讓
而不居及是 上特命公為京城 扈衛大將李
曙李适李興立等皆屬焉不受節制者令先斬後
聞時廢事草創人心危疑六曹百司未及置員凡
所發施皆出公手申景禛為副將金自點沈器遠
沈命世宋英望等為從事募逮都民一日得三千
餘人分番教鍊以備不虞始諸公相議曰今日之
舉為明倫也若因而當國用事是與希功者無異
各有歛退之意公獨曰做此局者當此局若付別

人終必有悔諸公不能聽信故朴弘耉趙挺等皆
以昏朝助惡之臣仍處相位初頭處置多失人望
識者始知公有先見也四月特陞公資憲仍帶亞
銓未幾移拜議政府右參贊副提學鄭經世於
筵中誦尙書功懋懋賞德懋懋官之言諷 上修
撰趙誠立亦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公聞之
啓 上曰聞兩臣有所云云臣等請退去 上曰
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
也此豈勳臣辭退之時乎即日 命招趙誠立令
諸公勞謝失言時毛帥差人孟推官者在館睦貪

要索錄貸甚多朝議以爲 反正之舉本自光明
正大待 天朝人當以禮不當以貨公爭之曰
天朝偶遠外藩事情何以得知之若差官怒而構
誣我則事反難處矣諸公不以爲然其後果被差
官譏誚朝廷費力伸辨久而後乃釋六月拜大司
憲七月特授左贊成上疏論時務八條且請身往
西方料理邊事 上答曰卿欲親往西土實國家
之幸然西土之寒倍於他道往還之間必經累月
玆不能允從公又陳疏請行甚懇 上答曰省疏益
嘉卿爲國忘身之志卿今老矣不可遠行宜在此

籌畫毛帥在椵島惑於孟推官之譏言公又上疏請自往分疏兼察西邊軍政 上答曰卿爲國請往開西至於再三良用嘉悅但卿不可離京遠往也公又上劄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奴賊十萬之衆隔江思逞反仄之徒相聚候釁臣恐覆亡之患朝暮且急也又以平日所著論兵之說書諸一冊以進仁城君珙珙宣廟第五子也光海廢母收議時珙力贊廢論以媚光海 反正後收議庭請之人輕重得罪 上以珙至親特貸之時國事初定人心危疑有李有林者謀變事覺供

稱將以珙為推戴　上命勿問公於筵席諫曰珙於收議獻弒逆之議庭請為宗戚之倡自絕倫紀罪在罔赦今日不問推戴之教將啓　宗社罔測之禍　上不答公又上劄曰五倫之中君親居先人而不知有君親在法殺無赦珙之於　大妃義則君臣親則母子以臣子而請弒君母為倫紀之罪人而今又為凶賊之奇貨　殿下曲為全貸非所以為　宗社計也疏入不報未幾　下教曰李貴所陳之劄言辭極駭豈意此人不知予心哉今後如或更呈如此之疏政院勿為捧入公論事多

與廷議相左不樂在朝以松京西路要衝欲預為
募兵備糧以備不虞累請出守 上不許公於
榻前又申前請言甚懇切 上不得已從之於是
以公為開城府留守兼 御營使臨行上劄曰臣
年迫七十事君日短區區犬馬之戀臨發尤切願
於歲時朝賀奉箋上來一望 清光 上答曰頃
者因卿三請勉從是行到今思想不忍相離之情
與卿無異予深恨率爾聽從古人駟不及舌之言
誠不妄矣卿其以歲時上來既赴任興學校修軍
政民情大悅未匝月公將奉箋賀正民知公必不

還老幼男婦悉出挽公轎街市塡咽父老多垂泣
者至京特拜右贊成即甲子正月也時副元帥李
适持重兵在外使其子栴陰結失志之人約爲內
應有人上疏告變先捕在京黨與發問皆不虛辭
連領府事奇自獻知事柳公亮同知全有亨俱繫
獄未及供招鞫廳以适勳臣疑不信只請逮栴公
曰使适無是謀則已不然其父將兵在外而只逮
其子彼豈肯俛首聽命乎不如並逮父子有覔則
俾還任所有何不可諸公不從公於 榻前抗聲
力爭言頗過激遂被推考之命使者至寧邊捕栴

适陳兵斬之遠近報至朝野惶駭 上即引見公
曰悔不用卿言致有此變卿料今賊勢如何公對
曰适素悍勇國之精兵盡在其麾下誠難與為敵
而黨與多在城中恐有意外之變不如奉 大王
大妃殿御江都 殿下親率三軍禦之 上問大
臣大臣以為不可而止時賊勢日急朝議以為在
京被逮人不暇一一按問宜盡殺之以絶禍端公
爭之曰國事雖急獄體何可不顧且殺一不辜
王者不為今不問而斬之恐有横罹者後必有悔
諸公不從公又曰奇自獻立節廢論且是大臣尤

不可以疑似遽加刃鋸遂縊殺之賊入黃海道
上命公出視臨津防守公至坡州聞賊兵且至即
促駕馳赴臨津守兵皆潰賊已從灘渡兵公遂馳
還詣闕 上引見便殿執公手曰不用卿言致有
此變計將安出公饑甚不能對 上命小宦取飯
而饋之公曰事急矣請於當日渡漢以避其鋒
上即許之渡漢二日而賊入城矣言者論公前視
師臨津不能督諸將把守喧然攻之玉堂又上劄
請罪 上不許只命白衣扈駕未幾 特命敘用
車駕還京公自以臨津之事不過承 命視師原

非領兵之將而言者論罪過當即退處江舍陳疏自白仍乞骸骨歸 上答曰此非元勳辭退之時卿其勉輔寡昧以濟艱危仍下公劄于大臣大臣回啓曰玉堂之論李貴辭極過越然豈有搆陷之心哉李貴以此必欲辭退亦未安請命招察職上批曰李貴實無死罪而論之太薄設無搆陷之心豈不非哉其時陳劄之人遞職可矣時公在江舍 上問饋不絕 一召命屢下公上劄曰臣氣質難變舊習猶存豈可更入朝端惹生風浪乎 上曰卿乃與國同休戚功存社稷之重臣國家危

亡安忍坐視不救乎仍遣禮曹郎官敦諭公不得
已入城上劄辭職且曰自 殿下龍興以來苟有
一得苦口極言至於 搨前流涕而不知止廷臣
皆笑其狂妄臣言雖驗於日後而無及於目前之
上荅曰觀卿上劄予甚靦顔不用卿言貽辱 宗
社惟予之過於卿何有卿須益殫赤心以紓時艱
始逆獄之起上變者及其黨與引服者皆以珙爲
言公以爲珙之與賊通謀雖未能明知而危疑之際
屢出賊口不思先事堤防非得計亦非所以全珙也
乃上劄曰珙既負嚴母之罪不可以至親而貸之

且以頃日獄招言之抵以科業居接隣家與仁城晉夜相從云者尹仁發之所以言於文晦也光海之築宮於仁王山下是即仁城爲王之兆云者鄭邦說之所以言於李祐也舉事之後擁立仁城第二子云者韓訢之所以言於金光燁也設令班不知豈可不思先機處變之道乎不幸而變出意外大必用甲兵小必用刀鋸豈所以存全之道乎疏入留中　答曰觀卿劄辭予甚驚駭卿何以每出如此之言使予心不安乎公又上劄爭之二　上答曰頃者盡喻予意卿又上此劄予甚驚惶卿言極

非辨惑可矣於是大司憲鄭曄大司諫張維皆率
同僚上劄力陳處珙之道而獨副提學鄭經世立
異以爲兩司主義玉堂主恩公於 筵席經言斥
之又劄曰老臣防微慮遠之言終未免上厭 天
聽下起風浪請許臣歸田 聖上倘不忘微勞賜
以歌童義女娛樂餘年亦古昔帝王待功臣之道
上答曰觀卿上劄言甚過矣和而不同君子之事
同而不和小人之態也以此觀之玉堂長官可謂
君子矣欲納君父於無過之地不爲人言所撓不
亦義乎歌童義女固國家優待之道然昔君之辭

亦不當如是也公既怒經世立異又惡兩司持論
不堅於 筵席極言斥之經世引入不出鄭璘亦
上箚辭職有曰臣與李貴交近五十年知李貴莫
如臣雖或信人言而攻臣臣曾不與之相較到今
白首交道依舊者實知李貴之心虛而無他也況
昨日 榻前之啓實出於憂國之誠重言複說雖
似支煩痛陳無隱直在其中決非事邊幅者所可
及也因此朝議譁然與翰李坡指公黨貴制衆口
上亦非之公上箚乞退 上答曰古人有言過而
不改是謂過也卿思此言毋為有過之人時公與

鄭經世議不合互相攻斥公指經世爲奸人經世
指公排斥異已至比於爾瞻續男 上亦疑公過
於偏黨經世俄拜大憲而兩司之論遂停公乃上
劄辭職曰指語過激乃臣一生病痛但人主聽言
只辨其公私而已豈意 聖明乃以攻擊異已下
教於政院乎臣師李珥嘗以打破朋黨爲已任臣
豈敢負亡師者乎人主用人觀其人之善惡而進
退之一於公而無私則行之數年自然善者登庸
惡者退斥何患朋黨之難去乎 上答曰卿之斷
斷無他予豈不知鄭經世比喻之過激亦豈不措

哉但先發之言甚於比喻之說抜不以爲非矣卿
以亡師自期誠爲意也予甚嘉之大抵不平之言
難免於過激卿與經世皆勿爲相較體予至意同
心濟艱因一時之忿憶負平生之素志豈不惜哉
此非元勳重臣杜門處靜之時宜勿控辭更篤欲
破朋黨之志以副予望公引病不出連上辭章一
上皆不許公曾在癸亥以昏亂之餘田制不均軍
政多紊欲行號牌量田法以爲整頓軍民計屢陳
稱前事將施行因兵亂未果至是又上劄建請
上以變亂纔定不許十一月朴弘耇諸子謀逆事

覺供辭又引珙為推戴於是三司交章請罪大臣
亦率二品以上會賓廳陳啓 上皆不從仍下懇
惻之教右議政申欽欲退去公怒有言右相遂上
劄辭退 上下教曰大臣居百僚之上李貴乃於
稠人公會之中叱辱相臣無復忌憚此豈寡昧終
始保全功臣之志乎其輕君父蔑朝廷甚矣國有三
尺予不敢私此意說與兩司從公論科罪於是兩司
劾公先罷後推乙丑二月 特命敘用公上劄辭
職 答曰過而能改則猶足為無過之人卿勿吝
改以副予望未幾 召命下公上劄曰臣實狂戇

忘身任怨臨事直前此乃臣一生病痛 殿下不察慮遠之忠乃下改過之敎臣欲斷方爲圓隨俗低昂則將無物以事 殿下矣公在江舍時 王世子册禮成公自以元勳未參盛禮望 闕涕泣及公入城 世子卽命招見公因晝講入侍啓曰今日得見 東宮容儀夙成眞 宗社之福也第聞方讀十九史略臣意帝王之學與凡人不同心志未定之前必以嘉言格論日陳於前方有德器成就之望請依先儒定論先讀小學四書以及史記又請以金長生張顯光朴知誠爲輔導之官又

擇朝臣之子年幼端良者居常侍奉誦讀文字以
期成就之效憲府風聞 王弟綾原君殺人啓請
查治其實所殺者宮奴也國法殺其奴者減其律
不以殺人論 上以憲府搆陷王弟震怒並逮言
官公上劄諫曰綾原君殺人之事巷言籍籍言官
隨聞請罪有何搆陷之心 殿下輕蔑臺諫無異
庶僚言涉貴戚則無曲直例下峻批臣恐中外有
識之士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也 上答曰劄中
所陳無非格言益嘉卿愛君之忠時國用不繼議
減百官俸祿公劄陳十三條論生財之道 上令

大臣議處大臣請以公兼管鹽鐵等事 上以公
老不許廟堂以西鄙爲憂議調兵南方爲添防計
公以爲遠地調兵賊未至而根本先搖條陳七害
上從公議停之玉堂論大司憲南以恭不合憲長
吏曹判書金睟以年少輩不與長官相議徑爲上
劄恐啓不靜之端於筵中白 上上疑其黨論而
甚惡之應教朴炡俞伯曾校理羅萬甲並命補外
三臣者皆當時之望一朝遠貶摧折太遽聞者咸
駭大臣政院三司爭之皆不聽公上劄曰南以恭
猝拜憲長入皆致訝玉堂所論非有他意 殿下

譴斥太過至有情外之教甚未安也又於筵中爭
之仍歸咎吏判　上曰天使將至姑舍是先議接
待事可也公曰　殿下何為托他事而不欲聞臣
言乎此事所係非細不得　聖教則臣不敢退仍
極陳炡等寃枉　上不答南以恭在　宣廟朝久
處權要及癸丑之變以非罪被謫金瑬在銓曹務
為調停之論仍推轂以恭後輩多不悅遂有玉堂
之論金瑬慮其有獎而裁之公又以朴炡等素有
直名不欲摧其論事之氣二者各有所見而議者
多以公言為是時軍額多耗兵曹議行籍軍公建

議曰民散久矣今雖籍軍勢必逃散終無益也宜先行號牌法丁壯有恒産者定役貧者稱餘丁歲出布一匹充軍需兩班中健者稱武學俾習武藝爲別隊弱者爲保率處置各有條理則民不怨而軍額自足矣剳凡三上皆爲當事者所沮 上意亦以爲難行一日朝講極陳號牌籍軍利害仍及朴埏等事涕泣慷慨語多侵金瑬 上盛怒曰日晩矣速罷經筵公又進言曰 殿下怒臣令退然不盡言則不敢退也臣忠憤無他腸晉與申欽鄭經世張晩等爭辨過當至被 譴罰而事過兩無

疑阻者所爭公也今金璽不能釋憾雖欲同事不
可得請從此辭矣 上又不答既罷 下教曰李
貴恃功驕恣慢蔑朝廷事極可駭先罷後推以徵
勳臣縱恣之習朝議決意籍軍將差遣御史公時
退居江舍又上劄爭之 上意乃悟始定行號牌
之法行之一年民趨役恐後始言不便者到此皆
稱便後因奴變遂罷談者至今惜之八月有擇嬪
之命 上意欲定於同知尹義立之女朝議以爲
義立之姪仁發從逆爲逆律應緣坐雖蒙特宥不
可與爲國婚金自點沈命世等爭之太過皆得罪

公時在羅謫中上疏曰婚姻者生民之始萬福之源雖士大夫家必求內外無咎者爲之況奉 宗廟繼後統其重如何而欲定於憑坐之入手一二勳臣忘身極諫心實愛君有何可罪請下詢廟堂博採群議以正大禮 上不報九月 傳曰李貴頃日榻前之言全無倫理至嚴之分有不暇論忘生結義之意安在哉予欲久置散地俾知厥失但遽發狂言乃其病痛不旋踵悔亦其長處年過七旬餘日無多切存 社稷小過可恕今宜敘用實職除授令大小勳臣體予至意用盡和協之道豈

日 命招引見公啓曰朴烒等無罪見黜忠憤所
激不覺語及金墍耶承 聖教感淚沾襟當自此
直往金墍家負荊謝罪且緣臣妄言偶離 天顔
已經三月自今以後戒口不言以贖前罪 上曰
卿言如是予甚嘉悅然豈可有懷不言若使卿有
過失金墍何可不言於予但忘生結義之人因此
些少事至於相隔大是異事故予責卿耳公俯伏
流涕 上屢命起坐公以手拭淚因語及邊事
上曰卿嘗謂西邊姑無患今年事勢如何公對曰
今年則似無邊警臣嘗欲於關西復設五鎭管法

募集土兵修築山城使守令各率其民入守據險
清野以逸待勞勿徵南軍以固根本方為禦敵之
長策令者合一國之力專守當路一城或不能守
則他無所恃賊必長驅如入無人之境非計之得
也臣從前屢請自往料理而 聖上終不允許若
蒙採用此策則邊上幸甚 上曰抄發南軍萬餘
姑勿赴防令於境上待變何如公對曰賊未來而
先發內地軍兵雖不入防其勞民動衆則一也時
廟堂以西邊為憂三南軍兵並令留待境上朝命
已下矣 上因公言大悟即停之十月因求言上

疏曰上年逆報之來上下倉皇其在獄三十八人未暇查問一時誅之其間豈無抱冤者臣竊見殿下前後治獄例存欽恤生而被罪者次第見宥死而抱冤者無路得伸王者之政豈以生死有間哉上答曰卿言是也即命大臣議之奇自獻柳公亮全有亨玄楫等皆得伸理公議多之有亨之子鏓聞公之殁爲之心喪三年哭泣悲哀如喪父然趙憲者 宣廟直臣也當倭變時起兵討賊力戰而死後人編其遺稿名曰抗義新編至是公上劄投進曰節義之於國家猶人之有元氣也欲得節義

之臣當家諸直言之中時平則面折廷爭世亂則
伏節死義竊見故臣趙憲弱冠慷慨屢進忠言當
倭使之來上疏請斬仍陳備倭之策人皆以恠鬼
目之擯斥不用及國事危難憲以一介匹夫投袂
而起義士雲集屢建奇功及死之日義旅七百人
一時爭死憲儒者也軍旅之事素所未學徒以精
忠所激能得人死力如此況人主居萬乘之尊擅
刑賞之權而能以至誠培養節義者乎請以此槁
判布中外以勸節義之士丙寅正月拜兵曹判書
上之初即位即下所生父母屬號議定之命禮曹

判書李廷龜副提學鄭經世等以爲 上以支孫繼祖統是與爲人後無異但以孫繼祖非如以姪繼叔之比父母之稱不可改也於是追尊元宗稱大院君仁獻王后稱啓運宮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其祭式依德興故事以 上弟綾原君俑主其祀時金長生朴知誠皆以儒臣被徵入京而兩人所見又不同知誠以爲既稱父母而以弟主祀於禮有違喪必三年祭必有主朝廷指爲迎合譁然攻之知誠遂棄官還鄉長生上疏以爲帝王繼統與凡庶不同雖古者以兄繼弟亦稱

爲祖禰 主上稱考於 宣廟稱伯叔父於所生
方爲合禮 上下教曰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
有身長生之論亦不得行矣自上年冬 仁獻王
后疾篤朝廷預議服制而禮無可據諸說紛紜或
云當用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之服或云當用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或云當用父在母喪之服
議未歸一及是 仁獻王后薨 上命禮官定行
三年之喪於是大臣三司伏閤争之連四啓不止
上不得已遂下杖朞之命諸公仍固請降爲不杖
朞 上終不許公於闕庭力詆大臣退而上劄略

曰　宣祖王子十四人臨海無後光海父子以罪廢大院君即其次也即禮所謂合立者也今　殿下以大院君長子建大功承大統若使大院君在世則　殿下之讓位如玄宗之於相王今雖早世子之於父豈可以死生而有間今之議者以宣帝之繼昭帝為比此則大不然宣帝之於昭帝從祖也既後昭帝而又考史皇孫是二本也　殿下以宣廟長孫直承正統有何二本之嫌以旁支繼正統則為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朞禮也以長孫承祖統而合立之父待以伯叔欲以為人後處之此金

長生誤認禮文之言而舉朝靡然如李元翼以元老之臣亦主其說至以去就爭之其無識見可知也且當初議禮旣以稱考大院君稱祖〻 宣廟爲定則是不以爲人後處之也旣稱父子而降爲伯叔父之服果合禮經乎臣又見庭請啓辭曰稱考者權宜不得已之稱稱考爲何等事而可以權宜稱之乎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者也李元翼素有人望而識見非所長故頃於啓運宮疾劇之日 殿下欲祈禱山川元翼以爲僭禮而止之夫諸侯祭封內山川禮也 殿下爲一國之主不得爲其父母

祈禱於封內山川乎又曰今日廷臣欲導 殿下
以不父若惑於廷議則終未免得罪 宗廟而反
甚於光海之廢母矣至引衛輒禰祖之說以爲證
上答曰卿所陳是矣然措語之間不無乖當之論
故不得不略爲之辭金長生只知有祖而不知有
父今日廷臣只知有宗統而不知與爲人後者有
異予亦以爲不識事理與禮文本意者也近日啓
劄中措語失當處不一而足予甚痛歎但雖不出
繼父在母喪有降殺之禮今日之降服尊大統也
非以叔母待之之意也而卿比之蒯輒斯言之無

理甚於害者矣且予無不父先君之事朝廷亦無不以父待之之語而今欲比之於光海亦何意耶卿欲捄正而不知反陷君父於不孝之地卿之識見予未可曉也且李元翼先朝元老為國領袖幾視凌侮不遺餘力此亦不可之甚者也於是領相辭職出去衆議大駭兩司合啓請削奪官爵 上答曰李貴所陳之辭雖有無倫之處其言未必盡非旣有所見則必陳無隱亦事君之一道也李貴天性戇直自少無奸邪之態爾等不究本情遽以迎合等語搆成罪案今日所論一不亦已甚乎玉堂

又上劄請罪 上答曰李貴言雖不中功存社稷位至崇品非年少新進之輩所可輕視今爾等肆意侮辱此亦可駭之甚者也李貴之言謂之狂直則可謂之奸邪則大不可兩司爭之不已 上只命遞職公再上劄乞解兼帶 上不許答曰以卿忠直反被情外之斥予亦歎恨 仁獻王后旣葬將行虞祭禮曹以爲綾原已爲喪主虞卒之獻當使綾原行之 主上當伏於哭位而已但 聖心必有所歉擇日行別祭爲宜公於行祭前一日上劄爭之略曰綾原臣也弟也禮君臨臣喪君主

之故其子不敢旨主尸 殿下於父母之喪豈有
退伏哭位而使其弟主祭之理雖曰攝祭而不親
獻酌與不祭何異 上令禮官更議而兩司遽夜
爭之竟不得行時兩司語多侵公以為違禮背經
公上劄辭職 上不許七月公以宗家在益山上
劄請暇焚黃 上命給澆奠床令內醫齎藥以隨
又 命本道設宴優待又 傳曰勿為久留趂卽
徃還時 上執喪太過大臣屢請從權皆不許公
臨行上劄曰匹夫之賤猶不敢自輕其身况 殿
下守 宗廟社稷之重而已過半年仍御素膳以

貽 慈殿之憂竊爲 殿下不取也 上答曰予
無疾病卿勿憂念十月入 經筵啓曰臣亦日在
直中聞有邊報自 上命招大臣及備局有司堂
上而臣不與焉臣以元勳忝在與聞國政之列而
反不及於有司堂上乎 上曰其時予不知卿在
闕內也且若是重事豈不招卿相議然非卿不能
爲此言公旣退 上語承旨曰李貴言人所難言
其賜內廐馬一匹丁卯奴兵大擧入寇連陷三城
諸鎭望風自潰報至朝野驚惶大臣啓請 慈殿
內殿先詣江都而以訓監之軍分把臨津公曰臨

津多淺灘合守則諸灘無備分守則兵力不足請
令大將各領手下軍官分把各處仍陳 世子分
朝之議賊報日急大臣與備局諸宰建議請 上
早幸江都議已定矣前一日大司諫李楘執義尹
煌等以不守臨津及去邠之罪歸之公請加竄黜
上不許時奴兵到平壤送書要和公適在賓廳私
問鳴吉曰事當如何對曰事急矣不如與辭厚幣
以緩之公曰此言是也及事下備局大臣諸宰皆
心欲許而疑未能決時都體察使李元翼左議政
申欽將陪 世子南下大臣邀到賓廳問計所見

皆同和議遂決令大司成張維爲答書送之及
駕幸江都臺論又發至請梟示惡言狼藉　上又
不許時賊兵已到平山遣被停將官姜弘立朴蘭
英等偕虜使劉海持書以來自言不復踏平山以
東一步地朝議疑之曰此賊到平壤中和尋遣使
言和而深入至此是誘我也劉海請見廷議又執
不可崔鳴吉於　榻前啓曰觀虜求和似出實情
而劉海請見甚懇爲　宗社大計屈意一見恐無
所妨儀而劉海自江上馳入城請見　上遂決意
見之自此和議定而衆情益激攻和之議始起鳴

吉旣被劾而去廟堂諸宰言和者稍稍變其初說公獨挺身當之與臺諫爭論於　榻前曰不能戰不能守而又不能和則將置　宗社於何地且曰今之廷臣孰不欲和事之成而外爲大言圖免時謗此非事君以直之道至於涕泣憤罵聞者莫不駭怒而公不爲動三月賊已講和而去公自以屢被臺評連上四劄乞退　上皆優答而不許還朝後言者攻和不已一日於　榻前李綱力言和事之非語多侵公至謂之逢迎公曰今日和議與宋朝不同岳飛有滅虜之勢而秦檜主和殺之故爲

萬古罪人今李蔡無岳飛之勢而徒能大言乃韓
侂冑之類也旣退臺諫以公面辱言官論以罷職
上只命推考持平趙絅又上疏追咎和議力攻勳
臣有太阿倒持等語公上劄請下司敗言甚激切
上下教曰贊成李貴功存 社稷年踰七十 宜朝
廷之敬憚浮妄之輩做作情外無形之說肆意慢
罵不遺餘力至以梟示等語論之甚可駭也臺官
所失雖如此爲元勳重臣者亦不可徒以投劄爲
事宜速出仕共濟危難其令史官諭之過數日
上問李貴入城乎政院以退在龍山爲對 上即

下召命公又上劄請依　宣廟故事令大臣辨明
情罪。上下其劄于政府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
欽回啓曰去邠之議初不出於李貴其稱寃宜矣
朝建預定保障之所者政為今日事也往劄之訐
舉國皆知之以此獨斥李貴誠可謂不近矣我朝
仁厚立國待士大夫以禮非名掛逆籍罪關軍律
者未聞有梟示之典李貴功存　社稷其慢罵朝
臣詬辱臺閣特一時忿懥之過而其忠君愛國臨
難忘身之大節在朝者鮮有其儷豈可以言語不
中之故因仍輾轉不察其虛實而枉加情外之罪

名乎諫院又以公請詰言官箝制人口論以罷職不叙 上答曰變初臺論似乎乘時搆陷近日所發疏章有同誣告賛成李貴之必欲辨明情理之所當不得已者也李貴先朝舊臣忠貫日月非年少浮薄輩所可踐踏侵侮也未久 召命下公上劄辭職 上答曰此時國事為重些少廉恥有不可顧卿須速出行公公既入城 上即引見公啓曰當初講和所以姑緩兵禍以圖自強也今賊退已久尚無振作之舉臣竊悶焉昔句踐既脫會稽之厄與大夫種范蠡共謀國事卒成沼吳之功為今

之計須得如種蠡者二臣一人治軍旅一人主和事然後和事固而武備完矣仍陳募兵西邊之策且言安州移營黃州築城之不便所言多與朝議相左皆不得行七月 元宗大王靈轝自揚州還窆章陵路當由京城朝議以為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路而路狹山峻不便行喪議欲設民治路崔鳴吉上劄爭之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役丁民怨必多且章陵雖未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路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誤乃止議者又以經過 宗廟為嫌議於入城後別

從他路公又上劄爭之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　宗廟爲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斜徑此何禮也且　殿下親奉靈轝入城而　殿下由大路靈轝由斜徑　殿下之心豈得安乎廷臣不察情禮徒以降殺爲務臣竊惑焉　上卽命禮官更議竟由大路而行公數與大臣論自强之策言多不合乃上劄條陳十餘事　上令備局回啓而回啓文詳悉　上令更爲回啓而亦無一事見施公又上劄逐條論辨以明回啓之失凡累萬餘言十月又上劄曰　聖上憂勤五載群下之怠

慢日甚一日誰謂君子得時請論方行而國事之
渙散一至此乎臣之前後所陳皆軍國大事而大
臣曰徐待後日宰臣曰姑觀事勢 殿下亦以徐
議為教荏苒時月坐失事機一朝禍迫雖愚臣言
不可及矣當虜變時關西戍卒皆棄陣自潰朝議
以為罪之則不可勝誅棄之則軍律不行遂論以
減死而輕重其罰或充軍罰防或調發築城或納
布免罪公上劄曰等是逃軍而施罰各異何以服
人心今因赦命一切蕩滌乃權時御變之策也
上悟即赦之先是横城人李仁居謀叛被誅鞫廳

按治黨與有金裕者供招叢真主等語 上恐累及王子特命勿問公屢上劄爭之而不能得至是逆賊孝立與爾瞻餘黨謀作亂陰結內官以爲內應約以正月初三日犯闕陽陵君許穡在竹山聞之以書走人急通于勳臣領議政申欽在備局聞之謂人曰事急矣差之一刻則亂已作而不可及須先捕後聞可也即招捕盜大將分兵逮捕賊黨或先入城匿跡或已渡漢江皆裹持兵器期日暮犯闕及捕問一一吐實其與珙往來之狀昭著無疑而孝立之招又有珙密奏 慈旨誘聚凶徒等

語 慈殿聞之大驚下教鞫廳使之嚴鞫得情鞫
廳白 上焚其供公上劄曰珙曾為廢母收議自
知得罪倫紀不容人世乃敢矯誣 慈殿假託密
旨以爲嘯聚兇徒之計其情不難知也處此之道
所當窮問究狀使國人洞知 慈殿受誣之由然
後 慈殿之心乃安矣今乃不問而焚之臣恐
殿下區區於曲貸之小仁而實失為 慈殿辨誣
之道也初公屢陳處珙之道不但為國慮患實所
以保全珙者而 上疑公過慮在朝諸臣亦以珙
逆狀未著多與公為異及是人始服公先見而嫉

公者或謂珙之叛公實激之以此歸咎於公人言
之可畏有如是夫六月 仁獻王后小祥已過
上仍御素服廷臣屢請即吉以遵降期之禮 上
不聽公以祥後素服三年之制已行矣獨綾原主
祭爲失禮乃上劄請別立禰廟 上不報七月拜兵
曹判書仍帶判義禁時有定配罪人初配湖西臺
諫以罪人家與配所相近請移配西邊公上劄曰
徒年元非重罪若移西邊則是律之以遠竄也朝
家定罪各有其律不可以一時好惡而輕重之
上答曰臺諫以近家定配爲非其言是也卿文過

爭辨無乃不可乎公上劄曰臣旣忝禁府堂上所執者法決難撓改請使他堂上改定配所而遠竄禁府以爲人臣文過者之戒 上下教曰李貫雖重臣亦一臣子也告君之辭不當如是無倫遂命改差公遂詣闕啓曰臣之欲守王法實出於爲國盡忠之心而反爲無倫之歸辛毗之牽裾朱雲之折檻中主猶能容之以 聖上之大度不能容一垂死守法之老臣乞賜骸骨歸 上以安心行公爲答宋匡裕者本無賴人也與前佐郎尹雲衢有宿嫌上書告變言雲衢與湖南士子林珀趙平等

有逆謀有司按問垂裕凶狡有口辯措拓雲衢平日憂時悶世之言皆為怨望雲衢素狂疎置對頗荒亂辭連公孫前縣令恪蓋雲衢即恪內舅而恪為南方守令時雲衢等頗相往來故也時獄事方急愛公者頗以累公為憂公曰心知此獄之寃而以連累為嫌不為一言非事君勿欺之道乃上劄救之 上下教曰虛實間既曰謀逆則為人臣者似不當歇看而今日治獄有同兒戲李貴又上劄營救其無謂甚矣於是兩司俱劾公遂有罷職之命未幾特命敍用還授本職公上劄辭不許方雲

衢繫獄時凡與雲衢相識者人人惴恐不敢言獨
察訪趙存中上疏伸理遂下獄律應杖流公以俱
上疏救雲衢而罰有異同乃陳章待罪又因登對
力陳存中無罪 上特命減杖公悶雲衢以愚忠
獲奇禍心常悶悒筵中又白其冤語多侵大臣大
臣待罪 上特命推考公於是再上劄辭職皆不
許國家自有朋黨以來垂六十年 上自初即位
深惡其習縉紳間有言涉黨論者皆斥不用以此
排軋之風少止而往往有形跡太拘之嫌公以爲
善善惡惡得其當則朋黨自消專務包容而是非

不白亦非為國之道乎以癸未風雨錄丁亥萬言疏上劄投進曰是非之天人皆禀之而不能明於世者其心先有所偏係故也心有先主則入之邪正言之是非不能辨別而賢邪雜進黨猶同器終至於邪反勝正又曰人主一心當如鏡無塵如水無波與秉心公平忘身徇國者同其好惡然後善者自為一類惡者自為一類善惡既分明黨自息宣祖真知此理乃曰願入於珥渾之黨朱子亦曰引君為黨此豈護黨之言哉　上答曰黨之一字雖朱子之言予亦惡聞卿勿復言公因此辭職其

後又入晝講啓曰臣聞頃日筵席領相吳允謙因
臣言辭職 殿下以李貴所爲恐有年少氣勝輩
效之爲教云臣願 殿下勿以此爲慮也臣有三
子皆不能效臣所爲每當入侍輒戒臣毋多言况他
人乎人情莫不欲利於已也今臣以妄言之故連被
罪罰不能自保人將以臣爲戒之不暇况肯效之乎
且頃日所陳只言今之相業不如古之大臣云耳
領相因此乞免甚爲未安 上曰卿以元勳重臣
其言甚重故相臣不能自安予常戒卿謹言爲此
也公又啓曰 殿下頃日答臣劄曰黨之一字雖宗

子之言予亦惡聞聖賢之言何可輕爲非斥 上
曰大賢以下其言未必盡善如孟子之言往往不
無後弊公乃退而上劄曰 殿下不求大賢立言
之本意反以有弊爲教臣竊惑焉 殿下徒有惡
黨之心而未知破黨之要仍以朱子與留丞相書
書諸劄尾以進 上答曰後世之人不識朱子本
意徒以引君爲黨爲心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
予不敢默無一言六月上劄辭職答曰卿用人無
私鍊兵有法予甚嘉尚此時兵務卿不可不爲擔
當也七月校理羅萬甲以口語得罪謫配海州大

提學張維上劄訟寃　上下教嚴責貶為羅州牧使公於二筵中啓曰萬甲不能容人之過雖不無病痛而氣節則可尚臣聞其被竄出見於城外其母老且病盲失聲號哭曰我將何歸聞者莫不惻然又曰張維以大提學降授州牧此前所未有之事也今因此事朝廷之人皆重足而立臣竊憂之時朝著間有浮謗至以先後輩分黨為言相臣疑之因二經筵白之兩人既得罪搢紳交象益不徒公竭力伸理後輩頗有賴云九月掌令申達道以公二筵中語侵相臣金瑬而言官不即論劾詣闕

避嫌大司憲洪瑞鳳亦為引避 上下教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今此兩人不相和睦則乃廉藺之罪人也今苟有分朋作黨爲亂朝廷之漸則毋論大臣重臣並施竄黜未爲不可頃日兵判之言則出於泛然且無相猜之跡而中逵道疑其有情可謂過矣於是憲府劾公罷職 上只命推考公前後所陳軍務事例為備局所寢至是又上劄陳十七條皆不見施乃上劄辭職曰臣忝在本兵不得行一計策請賜遞免 上不許公又上劄曰今日國勢如坐漏舡而上下恬嬉唯

事姑息臣之所陳十七條可謂救弊之藥石而已
適旬日寂無可否臣竊悶焉　上乃下教慰諭庚
午二月傳聞奴兵踰長城犯皇都朝野惶駭而未
知虛實　上避正殿以待之公詣闕啓曰君臣之
義父子之倫乃古今之通誼天地之常經今日皇
城被圍之報雖未必的知而既聞其言則當究极
發軍兵以俟　天朝徵兵之命若欲等待的報而
發兵則緩不及事矣又曰既聞君父被兵則臣子分
義豈可以傳聞未詳而不思預講勤王之策乎臣職
是主兵自聞此言廢寢與食躬詣闕下敢暴愚衷

上下教嘉奬仍令廟堂議處廟堂以姑待的報爲
請公累上劄爭之言甚剴切識者韙之四月島帥
陳繼盛爲劉興治所殺朝廷議發兵討罪公詣闕
啓曰興治雖有罪乃 天朝將官非藩國所敢討
即欲討之宜先數其罪狀聞於 天朝得命而後
方可加兵 上不聽公連上劄固爭 上以公駭
惑軍情特命罷職六月叙用公得痢疾甚苦 上
憂念特遣醫問交道 上聞公思喫鮒魚膾 命
捕諸禁池以賜之 上每遣人問病公必強起加
朝服以待之 上恐其勞動添傷只命 私問子弟

不令公知之 上又聞公見人言及國事輒致憂
傷戒令不得接客及公病愈 上特招看病醫饋
酒而厚賞之十月公上劄請早建 禰廟 上不
報上年崔有海之使寧遠也漂到登州與戶部郎
中宋獻頗相往來因問本國議禮得失宋爲小說
以贈之其言曰余在東牟與鮮使者甚驩細閱該
國禮義聲天下且審國王昭敬王之孫張義眞邦
而厥考辭世不能如唐宗之尊父其茹痛固也上
欲追孝下守經常擇執中宜信贖古之徽也然以
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禮天無二日人無二尊既爲

人後又隆所生則是二本也二本而不之遵則如
不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天倫天地定位不敍昭穆
如非禮何持重大宗者降於小宗以義掩恩也國
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義重君臣不敢以私恩躋
大宗也若無受國之恩而身繼鴻烈直紹祖統則
尊父承祖乃所以尊祖敍倫非徇私情儔也有海
還朝見朝議方峻匿不出久之私示南陽君洪振
道以示公公陳劄獻之劄入　上以有海不即啓
知特命罷職於是朝議譁然以有海敢以朝家莫
重之事私自問難於華人論以削去仕版公上劄

救之曰朝家難處之禮問於中朝知禮之人有何所嫌　上答曰予意已喻卿其深思未幾以公前劄及宋獻禮説下政院傳曰卿等力言此事而予愚無知識豈畏不許者衆未定大禮今觀宋戶部論禮之文可謂不謀而同今日始信卿等之識禮也大抵此事求之千古絕無其儔而援比不類箝抑太甚人或以追崇爲言則怒目相對恣意排擊此豈偶然計哉兩司之論劾權有海亦有深情予實薄其爲人也噫欲尊父母人子常情不得與無財至痛得之而不得尊亦至痛苟無是心則非人

也雖然人皆憤怒慢言蜂起則是欲尊而反貽辱也先君無德予亦無功廷臣之不敢言而敢怒實在於此予安敢排群議而強行哉 天朝公論雖如此予不敢靦然開口卿知此意勿使予得罪於臣蹄公上劄曰臣之據禮陳辨前後二十餘劄而不知止者無非所以明天倫立人紀者而 聖明尚不覺悟及見宋戶部之論乃曰始信卿等識禮殿下既悟矣則亦奚憚而莫之為乎昔在南宋時議祧禧祖乃云太祖取天下何與禧祖朱子非之曰秀才起家貴顯自是力學致位何與祖先而朝

廷贈職必及三代如公之説則不必贈三代矣程
子又曰禧祖誕生神孫不可謂之無功德也况大
院君以　宣廟之子誕生　聖躬開中興之業則
其功德何如也又曰　殿下若據先儒定論天下
公議欲盡爲子之職則在廷諸臣各有父母孰敢
與此議矛盾伏承　聖教殆非人臣所忍聞無乃
待廷臣太薄乎請下臣前後疏劄令大臣禮官三
司會議速定大禮　上不報公遂貽書領議政吳
允謙歷舉朝廷前後失禮言多過激臺諫論公詬
辱相臣遂命罷職公猶上劄力爭累萬餘言三上

不報辛未正月特命叙用三月集慶殿火 上素
服哭遣官行慰安祭朝議以為宗伯重臣不可遠
出仍命遣承旨公以為此莫大之變宜告 宗廟
遣大臣而今只遣承旨非禮也再上劄爭之禮官
不從公又上劄極諫其不可 上答曰此事因倉
皇未免苟簡只自悔恨而已 上引見請 社元
勳於春輝堂而不令承旨史官入叅右議政金瑬
啓陳未安之意 上下教曰祖宗朝見勳臣亦有
如此之時有何所妨既進見 東宮伏於左兩大
君伏於右 上親執爵以勸勳臣如家人禮金瑬

曰今日承旨史官不入甚為未安公進曰臣意則不然 殿下不為此等事故國勢如此矣因歷陳祖宗朝待勳臣故事蓋公常惡朝廷太拘虛文而君臣情義未免阻隔故其言如是 上命勳臣各陳所懷獨公所言縷縷甚長不可盡記酒酣公進曰臣欲起舞惜無聲樂 上曰雖無聲樂亦何妨蓋 上特為謾語以戲公而公性直不悟強欲起舞而辭未能也拜判義禁時適有三省之獄而不可於公意違上劄辭遞四月 上命招大臣問追崇當否諸公皆陳其不可左相爭之尤力 上曰

廷議如此予不敢強予將奏聞　天朝而決之大
臣又以為不可　上不悅而罷仍命政院廣詢廷
議政院又爭之　上下教曰寡人猥承丕緒恐德
不類故雖恭默度日恒懷不安頃觀華人論禮可
謂令人知恥也仲尼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
此譏其不思報本也子輿曰不得不可以為悅是
痛其不能自盡也大抵今日之事無二本之嫌有
昭穆未備之欠且與古事不侔奏請于　天朝以
竢上國裁處政院封還　上下教曰　天朝不許
則予亦無憾於是兩司合啓爭之　上曰既非為

入後則追隆所生其於禮義必無不可而九年論難
一向不悟排擊異己有同私讐今日國習可謂異
哉尊父敘倫禮所當然稟命天朝義不可廢大臣
率二品以上會賓廳爭之　答曰追崇可否　天
朝裁處然後昭穆一款方可議定此非今日所宜
預論也大抵高曾祖禰二昭二穆者禮之常也僖
閔孝懿之有父子義者禮之權也捨經論權未知
其可也五月特拜崔鳴吉爲副提學時廷爭方張
鳴吉自以所見不同不敢出謝上劄辭職仍陳朝
廷議禮之失且請別建禰廟以從古者奠以士祭

以諸侯之禮　上答曰今之廷臣皆曰識禮而平
生讀書以儒自處者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
喪則毋論親疎皆往一哭而　啓運宮之喪百官
不爲會哭君上成服於內而臣下着吉服於外金
長生稱叔之語至今猶爲杜漸之計若此不已則
必至於臣不臣而子不子矣彼昏塞好勝之徒終
無改悟之理故欲爲奏聞　天朝以定是非而朝
廷以遠經之言無據之說逐日張皇自以爲擧國
公論亦甚異哉卿之疏中所謂旣已稱考則不可
謂之爲人後稱考而使其弟主其父之祭於禮未

有所據此亦不過一時義起而定之者耳義起
而從厚猶為可疑義起而從薄豈無未安一廟中
兩高祖亦為不可等語皆有所見然彼務勝護短之
輩必不見此而回心也且禮記中喪以士一欵每
每拈出以為爭執之地而祭祀一欵全不理會劉
中所謂得其半失其半是也因予不學無識見侮
於臣僚非一再良可歎也公乃上劄曰崔鳴吉不
得不動於廷議乃曰追崇之舉禮無明文事涉義
起不亦異哉又曰金長生八十窮經尊信聖賢計
知識讀書林下敦行孝悌而長生因議禮一事

聖眷以衰歸卧鄉曲知誠亦為時輩所攻不得接
跡於朝臣嘗以為 聖朝之大事須見崔鳴吉劄
批 聖上之輕視老儒甚未安也且得見朴知誠
所著禮說與鄭經世張維等不祖公子之言全不
相似故並為書進乞下廟堂使之速定大禮 上
下其劄于政府曰從容講定勿為率爾擯斥大臣
推諉終不得議啓七月公以前劄久未回啓上劄
請速為議定大臣回啓曰周之追王儀禮所稱皆
指始封之君而所謂禰廟當宁之第一代為禰廟
非必以考位為禰廟也公又上劄爭之曰大臣未有

主見乃用張維誤引之禮請稱 宣祖爲禰甚無謂也若曰不問倫次惟以繼序爲禰則我朝 明廟何不以 仁廟爲考而乃以皇兄稱之乎若如今日之論則必將盡變祖宗廟制 宣廟以祖而降爲禰 明廟以曾祖而爲祖 仁廟以曾伯祖而爲曾祖豈不悖禮之甚者乎 上留中不下九月公入經筵啓曰古之儒生必講小學然後入于大學而昏朝十數年間人陷禽獸之域挾書論講者爲世所笑至我 聖朝亦未聞興學校之政李元翼雖爲元老而未講聖賢之學故至於經傳闕

如也又曰朴知識讀書林下行同古人而趙絅以蔘虽斥之近聞四學儒生至削知識儒籍云尤可駭也　上甚怒特命停舉自議禮以来一時名流皆以攻禰議為士論而實未有的確證據不過隨聲和唱而已及是張維著說引春秋胡傳僖閔祖禰之稱及朱子周廟昭穆之圖以為證名曰典禮問答維素有盛名在朝者皆藉此以為口實鄭經世在嶺南聞之以為的證援疏陳辨公益怒於備局坐上嫚罵張維聞者甚駭公於經筵啓曰張維作典禮問答自以為士論而其所謂禰無定位者

此得罪萬古之言也 聖上必以連姻不忍加罪
然此係明倫大義不可貸也又曰 殿下欲定大
禮則須先召朴知誠引用所見明正之人然後是
非可定也當此之時如洪瑞鳳者豈可爲銓長乎
今之所謂士類者皆陷於無本之論不如盡黜此
輩待議禮定後還爲收用亦未晩也又曰小臣若
爲吏判則如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何難於定此禮
臣所上劄子凡三十六度請勿留中出示大臣使
速議定十月拜吏曹判書公上劄辭不許持平吳
竱論公銓長之除出於筵中自請有曰天官冢宰

為任如何而人臣敢以訟求人主敢以應求哉
上下教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月若因其自薦而
應求則為相亦已久矣何待九年設或應求功存
社稷職居一品其識見過於望重元勳置諸天官
固無不可也以自薦為非則何以到今始論以應
求為非則兵判時何不糾正也公呈告乞遞 上
不許仍下召命再上劄辭職曰臣非不知朝廷之
上禮讓為重而言語煩雜之病得之天性見 聖
上即位以來國事日非時事日難朝廷之上是非
不明大倫將晦臣誠慷慨憤懣以此心恙尤重爭

是非於大臣則時輩詆罵不知大臣之爲重爭是
非於君父則極言竭論不知君父之爲尊至於見
大臣謀國之不臧則寧欲身當大臣之任見銓曹
用人之不公則寧欲自居銓衡之地　揚前自薦
非止一再以此君上見輕同列笑侮臣非不知而
狂症時發欲禁不得臣之實無好爵之心國人之
所共知也然臣旣實有是言而除拜之命適出近
日疇之致疑亦或然也　上答曰卿若不出好討
得成國不爲國宜勿固辭執義金世濂掌令李垌
朴安悌等繼發請罷之論　上答曰論人罪狀必

原本情雖小官賤夫不可因其私好惡而輕論李
貴之自薦非止一再故聽之者不以為疑言之者
亦無干澤之心今爾又以其言為有心不亦異乎
以予觀之措陷吏判者似有別情更勿瀆擾明日
連啓 上答曰爾等之屢然連啓似極無恥不圖
今日復見曩時之態也未幾特命金世濂李埛朴
安悌並補外公不自安力請辭遞三度呈辭四度
上疏皆不許吳竱素狷介故公於初政首擬持平
而為人執拗自初力排禰議謂公 擬前之言實
有意於求之也朝中諸人雖不悅公者亦多以竱

言爲非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尹塀司諫金南重
獻納羅萬甲等頗散朋公本心所 上亦惡譚頑
軋斥不用十二月 上下教曰聖人之孝以尊親
爲大人君爲治以孝敬爲先考廟不可久在陋巷
禰位不可長作空室大禮未成之前予不得一刻
安心事関天理綱常令禮官從速議定禮曹判書
崔鳴吉等詣闕面啓略曰今日之禮經傳無可証
史籍無可據禮奢寧儉請倣光武故事建別廟公
上割口光武稱考元帝二 ソ ハ頃令入廟則是
廟有兩考設不可不別立四親廟若使光武爲元

帝之親孫則必不論其父之合立與否而列於昭
穆矣崔鳴吉於此禮稍有識見明知大倫之不可
廢終始與廷議相反而到今不能自守已見妄引
不近之例欲為別廟其意蓋以為入廟與別廟隆殺
雖不同而要不失父子之大倫故不欲大拂於廷
議為此苟且之論臣竊惜之於是大臣三司經月
爭執皆不得命而退追崇之議始定大臣禮官會
賓廳議定尊號而獨廟號闕焉公又連上劄爭之遂
上 元宗之號大司憲金尚憲追咎公廟號之議
與諫院合啓劾公公引入乞遞六月 仁穆王后

非避公不得已出仕七月呈辭三度加給由公再
上劄辭職有曰今國論歸正大禮得完臣之至願
已畢此後用人不問論議如何惟視人器當否然
後朝著乃安此時銓長須用論議公平不被指點
之人以爲收拾士論之地　上察公至誠遂遞銓
長八月上劄曰儒道之盛衰而國家之治亂係焉
漢高馬上得天下而以大牢祀孔子光武積苦矢
石間而首起太學漢家四百年帝業實基於此又
曰輔養　東宮爲治道根本今　世子之側無一
名儒可辛朴知識養德林下爲士子矜式　宣廟

朝成渾以林下之人特兼經筵官請依 宣廟朝
故事以朴知誠兼書筵官使之出入筵席輔養東
宮事下吏曹吏曹寢不行 仁穆王后初喪 上執
禮太過 玉候違豫數月後廷臣始知之大臣率
百官伏閤請從權制屢月不許 上疾日漸危苦
大臣與藥房提調詣倚廬之外請得一謁 上不
許廷臣憂懼不知所出公乃詣武德門内固請入
侍 上答曰廳事狹窄兹未得見公涕泣以啓曰
自 上違豫已久臣子之情不勝憂悶廳事狹窄
則臣請獨為入侍 上猶不許凡三進而後始蒙

引見公仰瞻 天顔羸毁不覺涕淚交下拯陳從
權之請且曰 殿下旣以勉從答廷請而終不許
進是失信於羣下也 上猶不許冬金汗移書恐
刼朝廷議增歲幣公上劄曰謀國之道戰守和三
者而和者乃戰與守俱不利然後不得已之計也
徒恃一和守而無意戰守則國必危矣仍陳兩西
兵使專守一城之失計其說縷縷皆前劄中意也
祖宗朝平安兵使設營於寧邊體察使張晚以安
州當賊路要衝遂移兵營於安州公屢爭之而不
得及丁卯之變安州城陷兵使南以興自焚死賊

退後朝廷改築安黃兩城仍爲兩西兵使入守之處公又苦口爭之蓋公意欲於兩西諸邑各設山城賊來則入守去則出耕而兵使爲游軍應援諸城方爲萬全計故終始眷眷不已言雖不用議者多以公言爲有遠慮云十二月上劄陳分兵農擇將領復鎭管抄選兵據險淸野凡十四條 上下其劄于備局公既與備局相左而忠憤慷慨見其言之不用往往輒加罵詈備局亦頗苦之回啓曰兵難遙度謄送劄本於兩西監兵使參以道內事勢而處之 上以事涉推諉不允於是更爲回啓

曰分兵農一款不可輕議據險清野等事請令帥
臣着實施行其實皆非批之言也公又上劄曰今
日廟堂所講只在歲幣多少而已無一策及於戰
守是將坐待危亡之禍蜂蟻至微物也猶知護其
君曾謂最靈之人而反不如蜂蟻乎朝廷者四方
之根本根本先搖則枝葉自拔臣自前請以江都
南漢為保障者以都城難守故也今者金人難從
之請愈徃愈甚彼既與中國相持不欲又生一敵
但以在我無備故為操縱我低一節則彼高一節
我高一節則彼低一節此不可以義理曉也不如

入保江都先固根本以示不可犯之形又曰自古
遭亂之時豈無一策之可救而旣不能自出奇策
又不能採用人言而曰無人才無善策可乎因擧
諸葛亮集衆思廣忠益等語譏切相臣　上留中
不下癸酉正月公以前所上箚遺十四條未蒙採用
又撮其中最緊五條上劄陳之二月初五日赴備
局於坐上得疾遂舁還第　上聞之遣內醫不離
看病所服藥物皆出自內局別監臨門問病日再
三　王世子再遣宮官以問病篤中使來傳　上
教曰聞卿病甚孤欲親問而病未能焉卿如有所

悽惓陳之公已不能言只垂涕而已十五日疾轉
篤朝日上窓作氣而起向日俯伏若拜跪者三傍
人問曰今之拜跪無乃永訣 天顔之意耶公頷
之已而命盡享年七十七訃聞 上爲之擧哀聲
徹外庭乃 下教曰李貴知無不言竭誠輔國賢
直之臣今忽棄世予甚悲痛歛葬等事其令該曹
各別磨鍊擧行賜御衣三襲紅段衾一件御履一
部 王世子亦賜衣二襲帛諸孫具 三殿各送
承傳終始護喪棺槨出自以爲襲衾布出自內需
司既成服 三殿遣中償長生殿又令勸粥舊例

當在中使下
當在二襲下
當在出自下

疑下相

王世子師傅之喪 世子爲之舉哀賓客以下無此例至是世子下令曰李貴非他賓客比且曾經貳師凡事一依師傅例爲之侍講院以違禮爭之世子不聽其後又率宮僚親臨吊祭禮曹援例防之不聽十九日 上下教曰李貴才德俱高而未及上又特令該曹追贈領議政以表孤悲悔之意公以元勳久未入相人多稱屈及下此教聞者莫不流涕 上又特遣葬師令極擇吉兆既卜 命圖形以進將葬 大殿東殿各遣中使致祭祭饌皆出自内厨又 命京畿監司造給墓幕其費引也

両殿又遣中使護至葬所夫人先公沒葬在別處及將還祔 上聞之命給葬床石灰及役丁以助之又 命戶曹限三年給祿憲府爭之不允既返魂 上數遣別監問諸孫 賜送給驛碑碣諸役無不 軫念下問一日別監傳給封書曰去夜夢見先卿先卿伏地涕泣孫亦執手流涕覺來不堪悲愴今歲律將暮子孫不無艱窘之患故令內需司給米十石卿其輸去公初葬交河以宅兆不佳諸孫將謀改葬 上聞之賜綿布四十匹勳臣致葬無禮葬之例 上特命京畿忠清兩道給一路

擔丁及眞灰石灰造墓軍別遣中使祭路左自喪
至葬以及三年之内 委曲眷念之恩終始如一
以甲戌九月十七日永窆于公州南面掛城山戌
坐辰向之原夫人祔焉公自少慷慨有大志以經
濟自期 宣廟朝數上書言事人多嘲笑目之以
踈魔坐此拓落不偶以至白首及當中興之際諸
公雖皆有謀而顧懷前却不敢輕舉公獨奮袂決
筞為諸公倡遂建大功遭逢以來恩眷特隆感激
奮發欲大有施設所言皆經國大計諸公多以為
闊於事情而 上亦疑其不適時宜雖不能一一

採用遇有國家大事則必召公決之其於事君之際身以勿欺為主凡有所懷悉陳無隱至於屋下私談不欲令 上聞知者靡不上達故人皆憚之雖親愛公者不敢以私語及於公耳見國勢不振諸公多欲斂避自全而忠言反被沮格憤懣抑塞常欲以身當之屢於榻前自薦而不以為嫌 上益嘉其忠遇事敢言不避忌諱屢遭 嚴譴亦不少挫每當登對之時言及朝政縷縷不止繼以涕泣史官疲於記注筵臣倦於聽聞惟 上察公悃愊不以為過也居官任職務存大體雖若忽略細

微而官事自舉其在西銓選年少武臣悉教以兵書設能魔兒廳鍊習陣法皆 祖宗遺制中廢不行至公咸復之及公去位而此法又廢識者惜之自壬辰倭變後朝廷急於防遏廣設武科人多倖緣至昏朝又為萬人科名在西班者殆二萬餘人爵命不能遍加則怨罵隨起前公為判書者無不枉被醜謗及公為政考其武藝等第功勞輕重以次注擬人不敢干以私雖不得官者不敢以怨言加公在東銓亦然求訪一時有才行者錄為册子點名授職無纖毫係着仕路益清尤致意於輔養

東宮崇奬儒教之方登筵進劄惓惓不已自癸亥以後善類當國淸議盈庭以名節相尚往往不究事實唯名是趨而搢紳欠眞實敦朴之風其有妨於國家大計者多矣公每對 上極陳好名之弊常誦許魯齋所稱仁慈禮讓孝悌忠信而亡國敗家之語以譏諷朝廷欲救一時之弊數與時輩相角人皆駭怒彈章相繼而公未嘗少存帶芥襟懷坦蕩不置恩怨雖素攻公者見其非罪貶斥必為之極力伸理以此公議多之公雖為後輩所攻而識者知其有隱然之助及公旣歿自朝廷士大夫以

至街巷賤隷皆涕泣相弔曰忠臣死矣雖被公詆斥者亦無不曰公大德人也或有朝家失政 君上過擧人莫不追思曰延平若在必能救此事嗚呼世之硜硜自好以取重一時者不乏其人而至其建立事功匡濟一世以垂名於竹帛者則必出於倜儻非常之人嗚呼雖非知公者而就其平生事業撮其大而言之丁亥之疏以布衣而扶萬世之公論癸亥之功以匹夫而贊中興之偉烈至於骨肉之間人所難言周公大聖也管蔡之誅放後世猶有餘議況其下者乎遜珙之於 宗社有不

兩立之勢而諸公以鳳城臨海為戒叛狀既著猶不敢倡言請罪公獨排衆議而力請竟回 天聽以全 宗社公之心即周公誅管蔡之心也丁卯之變 宗社之危僅如一髮虜先請和因而許之以活生民於義無不可者而諸公以南宋和議為戒故為大言交章斥絶大臣以下皆恐懼不敢言和公獨冒羣謗而力主協贊 睿筭保有東方公之功視魏絳季布為尤多矣然此皆利害所在有不待智者而知之至於禰廟之議乃一時同然之士論千古難定之變禮前有濮議之爭後有嘉靖

之鑑誠可懼也自有此議見得彷彿與時議差異
如鳴吉者亦往往有之而係干大是非咸懷疑畏
不敢盡其所見公獨奮不顧身十年血爭卒定之大
禮使父子大倫昭如日星非夫高見卓識特立獨
行超然於榮辱毀譽之外者能若是乎其心虛而
無物其氣剛而不詘其言質而不華其慮事遠而
不求近效其忠君憂國之念發於至誠可證天日
所謂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命者其在公歟公與人交披露肝膽不設畦畛見
其有過對面直斥過則忘之無賢愚貴賤待之如

一平居坐容淵堂嘿無倦色居家敦孝悌年六十
遭母喪廬墓三年人以為難二兄早世諸姪之無
依者收而養之恩意無異己子宗族之疎遠者待
之一如近親訓子弟有法三子皆位至金玉而有
過輒撻之平生不以產業為意廩祿輒分諸親屬
飢石屢空往往丐貸以食夫人仁同張氏 贈戶
曹參判某之女當公微時家甚貧夫人手自紡績
以為生業艱苦無比而不形言色每謂公曰家活
有無推我在公但讀書而已教養子女恩義備至
雖在孩童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常戒其子曰學聖

人不難平生不為非義則便是聖人生為男子讀
聖賢書而不學聖人不亦哀哉公孽子將膺自幼
撫養凡飲食衣服與己出無間公嘗謂之曰嫡庶
不可無差別夫人答曰兒離母依我若待之異於己
出則其如心所未安何平生不着錦衣子女婚娶
未嘗有一毫華美事子三人長時白延陽君次時
聽通政潭陽府使次時昉延城君時白時昉俱冊
靖　社二等功臣女四人長適學生金自兼次適
佐郎邊慶胤次適修撰金尚次適校理金慶餘延
陽有子女五人長曰忻郡守曰憪縣監曰悅女二人

適僉正金錬進士趙來陽時聃子四人曰憕縣監

曰惇懽忭女適尹惟益延城子四人曰恢慣恒儁

女三人長適韓以平餘幼邊慶胤子命益參奉金

禹子一人女二人金慶餘子一女一謹具歷官世

系伏請撰述墓文兼牒太常議謚以圖不朽謹狀

#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 行狀 附碑誌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行竭誠奮威出氣効力振武功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賛成兼兵曹判書玉城府院君 贈謚忠定公張公行狀

公諱晩字好古仁同人王父諱季文議政府舍人贈左賛成父諱麒禎沔川郡守 贈領議政妣白川趙氏 贈貞敬夫人皆以公貴故追榮云趙夫

人臨産議政公夢北斗七星下照趙夫人寢所爛
然有光旣覺而驚使人候之則公已生年九歲遘
疸疾病甚氣絶家人夢一丈夫以杖鞭公傍有老
叟止之曰此貴人也後日當立大功於世終必不
死已而果甦稍長卓犖魁偉不拘小節讀書爲文
不甚着力而自然成就己丑捷生進兩試辛卯文
科別試及第當路者嚬公不附己置公成均人皆
稱屈而公不以介意癸巳改分館爲承文正字未
久還補藝文館檢閲甲午遭議政喪丙申例陞六
品爲典牲主簿刑禮二曹佐郎遷司諫院正言改

成均館典籍侍講院司書陞司憲府持平兼侍講
院司書以言事忤權貴遞爲直講戊戌出爲鳳山
郡守時倭寇在境 天兵未撤西土當 天兵往
來之路而甫經兵燹公私赤立郡縣竭力供饋日
不暇給一路守宰無不被其捶辱至竄身村閭以
避之公至郡接應百需方便措辦以待之未嘗一
日離郡舍 天將至者咸喜謝而去境內晏然詒
聲甲於一道己亥 褒賜通政階尋拜同副承旨
自此 眷注日隆庚子特陞嘉善以左承旨爲忠
清道觀察使辛丑拜都承旨自戶曹參判拜司諫

院大司諫壬寅有姦人嗾其徒陳疏擿誣儒賢
天怒大震言事者相繼貶竄時公受由省母海西
聞之慨然曰吾其可獨免耶將入朝言之白沙李
相公抵書止之公遂以疾辭適當事者滋不悅而
公之蹤跡自不能安於朝矣冬差奏請副使赴京
癸卯自刑曹參判拜全羅道觀察使乙巳遞還丙
午兵曹參判丁未除咸鏡道觀察使瓜滿將還朝
廷以北路爲重更留一年在北者凡四年北還白
沙公在相位而儕友多處要路不欲復以吏事煩
公矣時朝廷憂在西鄙會西閫缺白沙意屬公而

未知公意使人探公公即欣然應之遂爲平安道
兵馬節度使至則改西路軍制因時制宜咸有條
理西民稱便閭延四邑中廢百年建州夷種稍稍
侵占其境公以爲 祖宗疆土棄與外夷而不問
此邊臣責也使人往視而給公牒置諸懷中曰即
有他虞宜以此示之虜必不敢害也去果遇虜縛
以歸遂出懷中牒以示酋酋曰此官人不可殺仍
問大將姓名厚饋而還之且曰閭延本鮮地我人
居之是由在我即日撤去壬子以母喪去官卒喪
拜慶尚道觀察使未久病遞乙卯戶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丙辰海州誣獄起救使崔沂被逮而
來時㜸臣爾瞻用事鍛鍊甚急禍且不測親舊掉
頭避之公邀見道次為之議定置辭因與李延平
貴姜晉昌絪俱得罪削黜門外丁巳叙用加階資
憲戊午拜刑曹判書己未深河敗報至以公為都
體察副使出鎮關西公聞 命即行單騎馳至邊
上時國兵新破軍情大恐謂賊朝夕且至莫有固
志公收召散亡從容鎮定以昌城為受賊之地移
設節度行營添兵守之水陸催運以給其軍邊情
稍安庚申起授崇政辛酉拜兵曹判書時昏亂日

甚倖門大開公獨操持公道掃絕請托權貴皆側目而公不爲變公知世道已不可爲遂决意長往壬戌受由沐浴平山盡室而行上萬言䟽譏切時政尨懇懇於土木之弊光海見之怒甚自平山歸通津農舍堅卧不起癸亥 反正即以公爲八道都元帥出鎭關西 上親推轂西郊公卿百僚咸侍儀衛甚盛長安士女雜遝縱觀城中虛無人將行 上手尚方劒以授之實曠代異數也公留平壤而副元帥适鎭寧邊軍皆屬焉适新叅靖 社勳意望甚高居外怏怏陰懷異圖自以負才握兵

視朝廷蔑如也顧所憚者獨公一人而公時疾甚
适一日馳來省公遍摩肢體見其消瘦骨立握公
手以言曰殆矣哉歸而益驕甲子正月有知适謀
者上書告之有司捕治黨與反有狀　上以适勳
臣　特令勿問有司固請始　命逮其子楙使者
至适即斬以威衆遂舉兵叛與龜城府使明璉及
其子潤連謀合勢适所領兩南戍卒萬二千經冬
操鍊技藝甚熟降倭及麾下腹心兵亦七百餘騎
明璉父子素號勇猛其所將皆邊上健兒而公部
下僅有三千人公且委頓床蓐往往昏瞀不省事

變起倉卒衆心危恐公力疾廵城喻以忠義爲固
守計賊憚公不敢迫從間路直趍京城公偵知之
遂出兵追躡即正月二十六日也鄭忠信南以興
領兵居前公爲殿行到黃州兩將戰不利奔詣軍
門公釋不殺令收散兵再追之賊行已遠官軍後
賊一日程矣時朝廷所遣諸將截賊前路者遇賊
敗後餘皆望風奔北賊遂乘勝倍道疾趍二月八
日臨津守兵潰 上出幸南方逆瑅前與賊通謀
及 駕渡漢江瑅逃入城以待賊而适弟遯私募
都中惡少至數千人媚賊者至以黃土鋪路以逆

之十日賊入城推琨爲僞主而勢益張都民皆附
之是日官軍到坡州公集諸將議之多以爲賊氣
甚盛不可輕進公用鄭忠信謀令忠信以巽乘夜
入據鞍嶺黎明賊覺之悉鋭來攻官軍已得地利
皆殊死戰賊連戰皆敗遂大潰适明璉爲其下所
斬提其首以獻 行在賊平公即日散軍歸農拜
謁 宗廟修掃 宮闕以待 回鑾自出兵平壤
凡十七日而事定 駕還公自以不即勦賊白衣
伏路左請罪 上駐駕慰之曰非卿之力予得有
今日乎冊功爲元勲 賜振武功臣號超階正一

品封玉城府院君拜議政府右賛成改元帥號為
八道都體察使開府松都控制西邊未幾以疾歸
豐德別墅懇求退休 上下教峻責公惶恐入朝
丙寅拜兵曹判書仍帶體察如故丁卯奴兵大擧
入寇 命公出援西路而事出卒急不暇簽兵只
給砲手三哨公即日辭朝行收兵長湍松都等處
以去其發不滿千餘人比到平山賊已陷義定安
三城長驅而東平壤黃州諸城不戰自潰無敢嬰
其鋒者虜入平山公退駐松京時國勢甚急朝廷
以計緩虜虜結盟而退言官論公受 命專鉞不

能遏賊請置之罪 上曰某固無兵可戰何罪爲
論者連月不止 上不得已遂 命中道付處初
配延安論者又言公農舍在豐德與延相近 上
不聽强之乃勉從遂改配扶餘其冬因赦放還
特命還給職牒戊辰叙用蓋 上知公功高無罪
故眷眷至此也 公積勞於外十年抱病甲子之變
輿疾暴露左眼失明累經患亂病益沉痼及從謫
所還常杜門謝事不赴朝請無復入間之念矣手
書己巳春帖曰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願退
田園次願歸冥漠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以是

年十一月十五日卒于盤松里第疾病 上遣内
醫逐月看病醫師之藥皆出内局又數遣別監以
問之旣卒 上哀痛輟朝爲之素饌七月中官致
吊禮官致祭別監逮日到門問諸孫氣力自歛至
葬凡百所需皆 命有司官給之以庚午二月甲
寅葬于豐德之歧村艮坐坤向之原議政墓東百
步許夫人杜氏祔公墓牧鳳山遍歷大藩因俗爲
治不煩一隅洞見物情幽隱異達特已以簡御衆
以寬平生未嘗以私殺一人事雖而民不知勞令出
而人皆稱便故在所有譽湖南關西咸鏡鳳山松

都之民皆立碑追思公胸次洞豁無所蔕芥凡長
於駕馭人材久掌兵權一國武夫皆出門下其中
有愿姦知愚賢不肖不同公待之如一不置畦畛
或有過犯肆口嗔罵若不可容事過即忘之恤其
寒飢極其困厄視同親戚與人同事事成則推功
於人事敗則身當其咎故人樂爲用閒公辭將不
待罷召竄被影從唯恐或於甲子變書之上辭連
公幕屬相繼被逮諸將人人自危及适舉兵轉相
猜阻動輒生疑事且不測公推誠待之坦然若平
日衆心乃定有賊諜爲邏卒所獲公引入卧内披

襟示之曰能剌剌我不然盡為我用其人感泣吐實遂令幕府草檄備陳順逆利害還送賊中諭其衆是夜亂諸等四將率衆來歸而賊勢始孤矣鄭南二將初不相能出師之日公一語之曰師克在和若等勉之哉兩將感公言遂結為兄弟臨敵用兵進退遲疾聽其自專無所牽制肇金起宗李敬求幕中之彥臨機應會密贊謀猷公皆虛心聽用使文武將佐人人得竭其知慮以往有成功末年病處家居而人心倚以為重咸冀其復用及聞公歿公卿大夫下至閭巷賤隸皆哭泣相弔曰長城其頹

矣公言慮深遠超出常情人莫能及其奉使朝京
也道遇入二人隨後語人曰觀此厲氣色終為天下
患異日　天朝請兵東方吾輩行且見之後數十
年而果有深河之役乙丑夏邊臣訛言毛文龍謀
叛　詔使將舉兵襲我舉朝洶懼　上問羣臣皆
以為文龍已叛公獨謂其不然既而邊書至果虛
語也其料事不差皆此類　家居姬妾滿眼絲竹聒
耳若樂而不厭者及當官處事周詳慎密曲折纖
悉不遺毫髮謹守科條斬斬有制人不敢干以私
公兄弟五人皆先公歿五家孫稚無所依歸公皆

受而館之嫁女娶婦以至成立趙夫人年過八耋
起居須人左右承將無不順適誠孝備至白沙李
相公恒福與公隔隣常稱歎之許爲知己立朝四
十餘年常引分自足無意進取嗚吉早年贅入其
家公已爲亞卿日語余曰官秩已足吾其以此終
乎爲資憲亦云及至一品勳名日盛常蹙然以懼
曰吾何得以至此也不如早退庶免大戾中年築
室於祖江上流自號梨湖主人每官罷輒就居之
雖感激 恩遇不敢決歸而每歲春秋乞暇休許
舟載聾妓烟波往來率以爲常公凡再娶皆無嗣

前夫人豐川任氏慈山郡守廷老之女後夫人全
義李氏曾祖文馨有名官至吏曹判書任夫人生
一女嫁歸崔氏先公二年歿側室男五人曰歸漢
是爲後子次曰師漢武科及第次曰鳴漢其次曰
成漢邑漢女三人公歿後七年　上追念其功特
贈議政府領議政隱卒崇終之典於是大備而諸
孤以未及易名爲歎屬鳴吉爲狀鳴吉不敢以文
拙辭略叙其歷官行跡以備太史氏之採摭焉崇
禎八年四月某日謹狀

詔使姜王兩公去思碑

天啓紀元之六年丙寅 天子命翰林院編修姜
公曰廣工科給事中王公夢尹 頒誕嗣之慶于
東方旣事還其所過平安黃海兩道之耆老大夫
曁編甿賤隷咸惘然相告曰嗚呼公其去矣自昔
使東土者非一奚爲獨使我顧戀牽連至此哉愛
其人而不敢留思其人而不能忘則相與斲石鐫
文載其德美以圖不朽又烏可已也遂以告于觀
察使觀察使以其狀聞事下禮曹禮曹以爲爲
詔使樹碑非古也今而許民創立若前後人何然
民情不可遏今且許之便 教曰可碑旣具未刻

會有兵難不克就後崇禎癸酉適變定之七年也
黃海道觀察使張紳與父老議圖記厥功以書走
京師索文於嗚吉嗚吉時忝詞掖不可以不文辭
洪惟 大明混一區宇德洋仁溥懷柔之澤無遠
不届以我東方素秉禮義侯度同德待之一如内
服諸侯凡有大慶吊必遣使宣 詔而又必擇文
學名臣負天下重望者爲之使本國後 皇上之
恩私欽使華之風範其館接之禮供頓之費竭國
力而不辭凡所遊歷詢訪風謠揮洒篇翰擧國稱
艶以爲勝事自遼路阻梗使臣不復東出而毛帥

屯兵海上飛芻輓粟羽書蜂午兩西之民蓋騷然矣及是兩先生承 天子命浮海而至國人咸有覩鳳之喜兩先生又能體 皇上之德意於西民之罷敝持己以簡束下以嚴明禁約布恩澤其接物之仁如和風甘雨其操行之潔若氷壺秋月自海上至于 王京往反二千餘里行橐蕭然惟以圖籍自隨於是人情益大喜旌節所臨老幼咸聚至有歎息流涕者仙槎之返歲月已久而民至今追思不已乃以板蕩之餘鳩財刻石以頌美之非出於誠心悅服者能若是乎詩云有斐君子終不

可謂芳其斯之謂歟雖然以此多兩公則其知兩
公也亦淺矣夫兩公文章之美學術之富有皇華
集焉有士大夫之耳目焉太史氏又書之冊而傳
之無窮尚奚待於碑哉然則茲碑也乃出於不入
之慕戀而其所載特兩公之餘事耳德固有細大
道固有精粗傳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求觀兩
先生之至者觀於此亦可以知之矣遂爲之銘曰
帝眷我王恪守藩封如水萬折匪懈朝宗爰遣詞
臣降茲德音德音孔昭　皇赫斯臨彼美兩使圭
璋令譽聯袂翩翩玉帶金魚懸茲東土載罹塗炭

匪寧觀遊圖宣渙汗翥鳳其儀永王其操西民欣
欣環以相告　天子之譯公實秉布孰寬莫信我
其往想公今去矣寧莫少留瞻彼星槎天路悠悠
公仁且潔俾也可忘有衆其碑于道之傍公歸于
朝　天子左右名留海邦茲石之壽石猶可磨名
則長存有思公德視此銘文

咸寧君李公碑銘

公諱沉字其系出咸平六代祖諱從生佐　世祖
封敵愾功臣咸城君官至漢城府左尹謚莊襄諱
良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諱世成慶尚道兵馬虞

候　贈刑曹叅議諱允宕甲山府使　贈兵曹叅
議諱琰　贈左叅贊以公貴也叅贊生諱守元入
藩仕累官爲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其配曰金
海許氏别坐霖弼女封貞夫人是實生公幼頴異
稍長習擧子業不成去中戊午武科例戍北邊李
鷄林守一爲兵使一見謂曰君不久當貴吾座即
君座也拜部將宣傳官不肯仕癸亥今　上反正
公以訓局將官有功特陞堂上長端防禦使冬策
勳　賜靖社功臣號加一階爲咸寧君自此才望
日盛遷擢無虛歲於内則都摠府副摠管訓鍊都

監中軍捕盜大將外則忠淸道兵馬節度使慶尙
左道兵馬節度使慶尙右道水軍節度使兼三道
統制使咸鏡南道防禦使兼永興大都護府使咸
鏡北道兵馬節度使兼三道巡邊使平安道兵馬
節度使是其所歷也蓋國朝閫帥西北爲最重而
北土荒僻民困於暴政須藉慈良士廉謹以鎭靜之
故公於十年間三拜爲北兵使實近世所罕有丙
子冬十二月淸兵大至　上出幸南漢城公時在
鍾城行營聞變即提兵入援天寒大雪士馬凍飢
艱關數千里且戰且進與兩元帥合兵而𢧐中已

解嚴有 旨令諸將罷兵還鎭卽丁丑二月也兩
司追論赴援諸將逗撓之罪公與兩元帥暨諸道
方伯閫帥俱詣吏謫配郭山之凌漢城居數月得
疾以卒盖同知公夫妻俱在堂年各七十餘矣計
聞 上卽下敎復其官爵沿路郡縣發丁護櫬
賜祭贈職皆如禮雖以新刱於兵不克大葬而猶
別 命有司致物以助葬 異數也用十二月乙
卯葬于楊州治之東白華之麓配貞夫人李氏祔
焉公爲人短小精爽與之相對溫溫如主人居家
篤於行而廉於財其處父母昆弟之間有足可觀

季父觀察公性嚴有法度子弟有過未嘗少恕公服其訓敬事之如嚴父諸婦化之家庭之內無間言連處巨鎭孜孜以繕治兵甲撫恤士卒爲己任在所稱治既去必樹石追慕有以受 恩隆厚常思感激奮發捐軀報國乃其素蓄積也丙子兵禍出於倉卒强弱實不敵而公所處又視他道最遠庵臣所論持以國體當然耳後數歲廷議益寬在讁諸臣次第收錄而公不幸初无混蒙後又早世使忠良之魂長抱恨於泉壤可傷也已李夫人本宗姓祖江陵守膺智考司果仁弼發先公三歲亢

舉二男長齊賢以司馬薦補司僕主簿[illegible]男[illegible]言崔
來吉女於鑑賢娶[illegible]使金元立女[illegible]齊
賢於吾為姪甥以吾與公生年同丙[illegible]一人因[illegible]而
辱在姻婭之親抽觀家所為公行狀[illegible]之而請
曰宜銘吾先人之墓非子而誰余不[illegible]遂叙其
族系及歷官事始終而銘之銘曰
孝焉而養不克終忠焉[illegible]宗
黨稱其行中興史[illegible]向
有於諫言有欲觀公之平[illegible]
贈嘉善大夫[illegible]碣銘

公諱苞字苞之陽川人始祖諱宣文有功麗祖封
爲孔巖村主因籍焉自後世有名公卿曾祖諱聃
禁火司別提 贈吏曹參判祖諱漸軍資監副奉
事 贈吏曹參判考諱昫 贈戶曹參議妣昌寧
成氏領議政希顔之孫昌城君璪之女參議公卓
秀魁偉有文章志行人皆以國器期之不幸早歿
得年二十三歿後六朔而公始生卽嘉靖丙寅六
月二十二日也幼而岐嶷長益嚴整美鬚髯好風
度人謂參議公不死也參議公有弟曰草堂先生
曄受學於徐花潭行備德尊爲世名儒曄公孫霽

盡心教養公旣悲先考之早世又感草堂之恩義甚自警飭唯草堂之言與行是遵是則事母至孝奉先盡誠居家訓子必有法則雖於親戚信於朋友不苟求於人不修飾其外人有喪患必竭力顧祖草堂亟稱之以爲賢子爲配星州李氏諱英璘之女領議政稷七代孫溫恭端順得婦道甚公年六十六萬曆辛丑正月初二日卒葬果川東菊逸村寅向之原從先兆也夫人後公十九年萬曆己未五月十六日卒壽八十五祔于公墓之左有五男二女長曰容先公殁 贈左承旨次曰寔歷

官至漢城府庶尹以年八十陞堂上為折衝將軍龍驤衛副護軍次曰渲文科官至縣令次曰完武科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次曰寔矢殁女長適文科佐郎尹光遠次適武科及第韓標承旨二男一女曰嵛曰嶒嶒今為仁同府使女適守門將張繼先護軍二男三女曰嶙曰崙嶙今為石城縣監即鳴吉妻父也女適柳𪩘次適崔文濬次適文科正郎洪翼漢縣令二男二女曰嶔曰嶫女適正言沈儕次適李碩輔兵使二男四女曰峭曰崚峭為成均生員女適都事魚夢濂次適柳仁培次適元玭

次適南斗夏尹光遠無嗣韓慄一子曰德內外孫
摠九十餘人以兵使貴推　恩贈公二品秩夫人
與馬公歿之三十四年護軍以家狀屬鳴吉曰先
考歿已久矣而墓道無刻吾今年踰耋矣若不及
吾未死圖不朽而一朝溘然就木則是吾重得罪
於先考而目自不瞑於泉下矣子方主文而又辱
居姻婭之親能言我家事宜莫如子者盍爲我銘
諸鳴吉竊觀於人子孫昌熾者必其先有隱德焉
當參議公既歿而公始生許家宗祀幾絕而僅延
如一縷然到今冠冕赫然爲一世盛族玆非公與

叅議公種德之效歟護軍公謹守家法老而不衰鳩財買石以表先墓其誠孝有足感人者嗚吉不敢以不文辭謹次其世系子孫而爲之銘銘曰

惟德之淳惟行之敦不贏于躬以遺後昆冠岳在南青溪在東刻詞于石以識公宮

先祖贈吏曹判書府君墓誌 後二贈議政府左贊成

嗚呼先祖之葬蓋今六十有三年而墓無誌刻嗚吉與其兄來吉追述先君之志敘其世系子孫而埋之于墓先祖諱秀俊字彥甫生於嘉靖甲午登於萬曆癸酉享年四十 始祖諱純爵神虎衛上將

軍七代祖諱宰藝文館提學完山君謚文貞公六代祖諱有慶八　我朝叅贊議政謚平度公五代祖諱士康議政府右贊成兼吏曹判書謚敬簡公高祖諱承宗司饔院僉正曾祖諱孝恭宣傳官祖諱命孫從仕郎考諱業承庫別提　贈大司憲完山之崔為東方大姓自文貞而下皆以孝謹聞直見稱於世爵位隆顯號為名家其後逮四世不達逮我先祖含章履素壽亦不遐故言行事跡無傳焉鳴吉幼時侍先君子略聞先祖平生慈仁敦毅居家謹飭友愛篤至少而多病不樂赴舉盖先

祖歿時先君年尚幼故只傳其槩如此云故李相
公元翼有兄曰元輔於先祖爲姊夫李相公又與
先祖同里閈故先君在世時事之甚謹今 上初
李相公首被 召入朝鳴吉就拜於建德坊第相
公爲言鳴吉先世事甚悉且言先祖莊重寡言禮
以持己義以制事與人恭謹不妄交遊而隣里宗
黨莫不加敬咸稱爲善人李相公宿德謹重平生
不苟譽人鳴吉於是益知先祖之有隱德也祖妣
宜寧南氏開 國功臣領議政在之後宜城尉致
元之曾孫 贈戶曹參議尚質之女以萬曆丙申

終去先祖之歿二十四年矣崇禎癸酉以鳴吉陞
秩一品故推　恩先祖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
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祖妣　贈貞夫
人子男二人長諱起南文科通政大夫永興府使
贈議政府領議政即我先考也次起源折衝將軍
龍驤衛副護軍女二人長適權靜成均生員次適
李葵成均進士皆無後先考凡生四男一女長來
吉文科工曹參判完川君次鳴吉次惠吉文科禮
曹參議次晩吉前戶曹正郎女適承旨韓必遠早
歿側室有一男曰正吉護軍生二男一女曰廷吉

獻吉女適佐郎尹得說側室子曰鳳吉諲吉內外
曾玄孫摠二十餘人嗚呼以我先祖之德宜得壽
與祿者而鳴吉兄弟遭遇 中興各忝勳封褒
贈之榮上及三世子姓昆季詵詵益繁庸非積德
之效歟祖妣初葬楊州距先祖墓百餘里先君欲
改卜吉兆而合葬之不幸遘疾訖未克就鳴吉兄
弟奉先人末命奔走經營十餘年矣葬師曰墓地
本吉不宜遷鳴吉兄弟相議曰先人欲改葬先祖
惧體魄之不安耳既知其吉而強遷之非先志也
遂寢不遷墓在高陽郡西塞浦村辰坐戌向之原

先祖妣墓在楊州天磨山下板谷村後云歲丙子秋秋謹誌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三

[illegible]

Asami 39.69

v. 8 of 8

遲川先生集

八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699832431

Chichon Sonsaeng chip : kwon 1-19
8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 h i c h o n s o n s a e n g c 0 8 8 8 0 0
chichonsonsaengc088800
Tuesday, April 12, 2011 09:57:03